

責任編輯：張旭健

翠袖乾坤 查小欣

不論是否欣賞彭浩翔執導的電影，也應欣賞他對港產片的忠誠耿耿，他的一套《依莎貝拉》令年輕的梁洛施演技得到肯定，更奪得國際電影獎項。

彭浩翔記者變千萬導演

繼而彭浩翔移居北京兩年，觸發靈感寫成《春嬌與志明》劇本，反映港男港女為生活北上工作所遇到的感情難關，時代感十分重，以及在《志明與春嬌》的光環下，電影大收三千多萬，楊千嬅挺着大肚也堅持要四出宣傳，很以該片為榮。

人心毒箭

如果你被毒箭射中了，第一個反應是甚麼？不少人可能會答「解毒」，但事實真的如此嗎？一位深諳佛理的高人，在某講座中揭破了世人的真正反應。

琴台聚 彥火

綠樹陰鬱夏日長，樓台倒影入池塘。水晶簾動微風起，水鳥簾動微風起。滿架蔷薇一院香。這是詩人對夏日同里的寫照。

文人園的一縷命脈

除南宋詩人葉茵的水竹墅之外，元朝同里有兩座已開名。從歷史記載上可以知道，同里的園林早於宋、元已開名。

同里園林可謂園中之英

同里園林可謂園中之英，仿若中國詩詞歌賦，耐人推敲細味。正如陳從周所說的：「園之佳者如詩之絕句，詞之小令，皆以少勝多，有不盡之意，寥寥幾句，弦外之音猶繞梁間。」

蘿莉和大叔

清秀靦腆的鄰家少年要結婚了。婚禮舉行的那天，新娘失蹤了三個小時。親朋好友二百多號人都到齊了，婚禮的司儀也粉墨登場。但是，新娘卻不見了。

出於一種生命的最原始的能量的噴發。那是一種懸崖邊上的玫瑰的激情。如果他是個好人，他會小心翼翼地帶她離危險的懸崖邊，然後把她交給一個匹配她的青年男子的手裡，但這通常是一個父親或者是繼父的角色所應該完成的。

吧，沒有關係的。你從小就是一個愛刨根問底的人。我倒不好意思起來。聽我家人說，你的妻子回來過？他轉過臉看窗外，然後回過頭說，是回來過，她想帶走孩子，我沒有同意，她就走了。

我問你，你就沒有懇求她留下來嗎？為甚麼要留下來呢？當年的鄰家少年，如今的中青年男看着我。他的笑容看起來好像還是他新婚那天，沒有明顯的痛苦，似乎在用全身力氣，隱忍了很久很久的樣子。



《這個殺手不太冷》裡的大叔和小蘿莉。網上圖片

百家廊 阿琪

隨想國

今年的九月，到月中時都是陰曆的七月，走在街上，不時會看到有人在燒紙錢。電視上的電影台，每日幾乎都有鬼片播。

詩鬼

一到鬼月，便不敢在海中游泳，怕被水鬼捉去。如今回想，真是太迷信了。其實要破除這樣的迷信，只要公佈每個陰曆月份的死亡人數統計，看看是否七月份的死亡人數就多，便知鬼門關是月常開的。習俗可以保留，迷信就可免除了。

路地觀察

在日本於零零年代前中期湧現的小說浪潮中，除了西尾維新是最頂尖的大旗手外，舞城王太郎及佐藤友哉就顯得左右護法，同樣在流行文化的公海中暢泳。

影圈一項紀錄

演員之選角及開拍時定角之不同，最奇特的是「一部台灣文藝片《某年某月的某一天》(後稱一九七六年)有一天在台中，宋長江化了妝，在港公映時改名為《舊夢不須記》」。

杜亦道

而一忽兒三幾年間在圈中消失了。先說男主角宋長江，紅起來一大把黑社會道上兄弟向他埋埋，帶他狂嫖爛賭，弄得身是債。一九七六年有一天在台中，宋長江化了妝，在港公映時改名為《舊夢不須記》。

佐藤友哉的身體改造

只不過我覺得佐藤友哉的小說作為流行文化的素材，還是有不少偶發性未能細察的有趣成分。就以成名作之一《孩子們的憤怒憤怒憤怒》(ON)為例，其中《屍體與以全篇不分段的方法，把一具屍體的流離過程以及當中與不少人物的接連連結起來，構思上算是頗有新意，但更惹人注目的應是《娃娃》。

杜亦道

而一忽兒三幾年間在圈中消失了。先說男主角宋長江，紅起來一大把黑社會道上兄弟向他埋埋，帶他狂嫖爛賭，弄得身是債。一九七六年有一天在台中，宋長江化了妝，在港公映時改名為《舊夢不須記》。